

總論

一 克氏小傳

戰爭論是普國克勞塞維慈將軍的著作。克氏生於一七八〇年馬格德堡的近郊，十二歲即入軍隊服務，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參加萊茵河畔的戰役。

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三年在柏林陸軍大學讀書時，深得聞名當時的沙綸和斯特將軍的栽培。

一八〇六年耶納之役，充當擲彈兵營長奧斯達親王的副官，因負傷被俘，拘留於法蘭西。

一八〇七年十一月歸國，充當沙綸和斯特將軍的幕僚，致力於普魯士軍制的改革，因而奠定普魯士復興之基。

一八一二年戰爭，服務於俄軍的參謀部。一八一三年充當布留歇將軍的幕僚，對拿破崙作戰，煞費苦心。

一八一五年戰爭，充當第三軍團參謀長，與格奈塞瑙共建殊勳。

克氏著手於戰爭論的著述，已開始於一八一〇年，係以進講普王太子所用的教材為底稿，孜孜地著述。

一八一八年被任為柏林軍官學校（Die allgemeine Kriegsschule）校長，這時他憑在拿破崙戰爭中所得的寶貴經驗，更努力於近代戰史的研究，直至一八三〇年在北勒斯勞充當砲兵總監時，才完成戰爭論的體系。實則，他埋頭於這部兵書的著作，達十二年的長期間。

一八三一年染虎烈拉，逝世於北勒斯勞，時五十一歲。此時戰爭論尚未完成，旋經他夫人瑪麗女士的整理，翌年才把他這部戰爭論的遺稿刊行於世。

二 影響戰爭論的兩個因素

克勞塞維慈誕生於一七八〇年，正當普國稀世的英主腓特烈大王的晚年（大王歿於一七八七年），即普國的威權建於絕頂的時代，彼在整個的年青時代，非常景仰大王所建設大普魯士的偉業，於此可知彼對於大王的傑作——兩次亞勒西亞戰爭及七年戰爭之史的埋頭研究了。

大王即位時代的普魯士，僅德意志帝國內的一邦而已。大王之父腓特烈威廉一世，愛好當時繁華的法蘭西的風尚，並謀整軍經武，富國強兵，以此傳之大王。但是普魯士的近鄰是俄羅斯、奧地利、法蘭西、瑞典、英吉利等強國，他們都是極力壓制普魯士的復興的。所以大王對於戰爭，老早從巧妙的外交政略上決定這些國家的向背，然後揮戈使用當時的橫隊戰術，給養裝備，自然這種戰爭缺乏一舉殲滅敵軍的機動性，而陷於長期的狀態。在這個期間，為導致戰爭的媾和，自然每要作外交上的周旋。

影響戰爭論的第一個因素，就是這個戰爭所發生政治價值的重要性。

克氏立志從軍，始於一七九一年法國革命爆發之時。

由於孟德斯鳩、盧梭等的倡導鼓吹自由思想，便成為推翻君權的先聲，促成巴黎革命的流血。而極保守的普魯士尚未受到這種革命思潮的影響，且在社會運動之前，與奧地利互相提攜，對法國的革命宣戰。

但在國民的意識與士氣兩皆旺盛的法軍，由於卡爾諾的使用散兵戰術，便將奧普的聯軍擊破，這個時候，康德在普軍的本部大聲疾呼道：『今日從此開始世界史嶄新的一章了。』

由於康德的大聲疾呼，遂把普軍喚醒了，同時，有青年司令官拿破崙，創建了新戰鬥方式，以疾風掃葉之勢，席捲意大利，連破奧軍，迫其媾和。因此遂促成自腓特烈大王以來以武功聞名於世的普軍，開始積極的改革。

一八〇六年的鐵鞭終加於過信形式和以自負為榮的普軍了，這就是耶納、亞爾斯特的會戰。克氏在普國大敗記事上的卷頭有如下的記述：

『公平的人士對於一八〇六年以前及同年之普國的觀察，均作如次判斷：「普國是滅亡於其形式的。」因為過度信賴這種形式，又雜以自負，便不覺地使精神為形式所蟬脫，正如只聞器械戛戛之音，而不問其有否適用的人。」又說：

『一七九二年的普國軍隊已不同腓特烈大王時代的軍隊了，將帥及其他的指揮官，已白髮斑斑，變為懦弱老弱，實戰的經驗亦已付諸東流，腓特烈二世的精神，不復全般磅礴，並因軍用材料的預算與舊時同額，而各種物價卻逐漸升騰，亦弄得不完全，不堪使用。柏林的武庫雖是謹慎地儲藏著砲兵材料，猶有一鈕一釘的不備，且所存的鈕釘亦不適用於實用。只有士兵所用的白刃，雖保持其光潤，鎗身（鐵部）頻用通條擦磨，鎗床（木部）每年塗漆，手槍亦然，其實這時普軍已變為歐洲最劣等的軍隊了。』

但是普魯士對拿破崙的復仇精神，此時已達於頂點，斯泰恩的內政改革與沙綸和斯特的軍制改革相繼著手，廢除舊式訓練的傭兵軍隊，誕生了採用新式散兵戰術訓練成功的新國民軍隊，克氏此時充當夏倫和斯特的幕僚，致力於軍制改革，此後始終傾注其半生精力於對法作戰上。

戰爭論實是這個結晶的作品。

但彼在對法作戰期間，認識了戰爭唯一的手段是戰鬥，戰鬥須憑會戰的方式，一舉而殲滅敵人。

克氏的第二個思想，即關於武力價值之絕對性的確信，也是成熟於此時。由上而觀，他幸運地遭逢著兩種本質不同的戰爭，又以哲學的銳利頭腦給予系統的解剖。

三 戰爭論的內容

戰爭論分為如下八篇：

第一篇 戰爭的本質

本章係克氏披露其對於戰爭本質的見解，故本篇為戰爭論的主眼，並表明他對於哲學的研究態度。

第二篇 戰爭的理論

本篇係闡明戰爭理論的研究方法，若從另一方面觀察，可以說他是系統地表明對於戰爭論的研究態度。

第三篇 戰略

第四篇 戰鬥

第五篇 戰鬥力

以上三篇係就戰略的各種要素加以研究，而各種要素的意義作用等，係從戰爭本質的見解上加以研究。

第六篇 守勢

第七篇 攻勢

以上二篇係說明戰爭的根本兩種形態——守勢及攻勢的本質，又就戰略上各種要素的作用影響等而論述。

第八篇 戰爭計劃

本篇係對於戰爭整個的構成之研究。

總之，第一、第二篇說明戰爭的本質。第三、第四、第五為說明構成戰爭關於戰略上的各種要素。第六、第七篇說明戰略上各種要素之行使形態。克氏最後總括上面，而論及戰爭逐行的具體方策，并以對法作戰計劃而結束全書。

四 戰爭論的價值

克氏說：『在各時代便有各時代獨特的戰爭理論。』

本書作於十九世紀之初，但因戰爭技術的日新月異，自然其中某部分不無失卻生命之處。

但是，德國兵學從毛奇發展到魯登道夫的總力戰理論，法國兵學完成於福煦，蘇聯兵學經列寧、史丹林而創造獨自的階級鬥爭理論。雖說這些兵學都是時代的、社會的產物，卻不能不說係以克氏的戰爭理論為母胎而產生的。

我們非從克氏的戰爭理論中，把握其不朽的戰爭原則，使其發生偉大的效用於未來的時代不可。今日我們陶醉於新理論之餘，倘若把兵學泉源的克氏當為陳腐的東西而拋棄之，那就荒謬不過了。

克氏戰爭理論的不朽價值，可以歸結為如下三項：

(1) 科學的研究態度

關於戰爭的著述，已肇始於希臘的古代，但把戰爭作科學的研究，實以克氏為嚆矢。

彼說：『本書的科學性在努力探究軍事現象的本質，而指示構成此等現象之各種事物的性質，及與此等現象相連繫之點。』

克氏於此不惜費十二年的光陰，思索又思索，探究又探究，且以戰史為對照，真是煞費苦心！

這不能不說是在東方兵學代表作之孫吳兵書上所看不到的一特質。

(2) 精神要素的強調

克氏認識了戰爭上的精神要素，並強調戰爭不單靠物質的力量，與以幾何學的方式而決定勝敗，不待說，這是在拿破崙戰爭中所得的寶貴經驗，又是精研戰史的賜物。

克氏在那徒是崇拜幾何學的戰略態勢，或囿於物質威力的比較之當時歐洲兵學界中，算是獨自發揮其卓越的見解了。

克氏的研究，是體驗的，哲學的，以之對比我東方兵學上之直覺的、飛躍的精神要素，實給予我們一個重大的教訓。

(3) 關於戰爭之二重性的觀察

克氏在戰爭論上對於基本思潮的戰爭二重性之觀察，可以當作他戰爭論的主眼。所謂戰爭的二重性，可從下述兩方面來觀察它戰爭的性質：

第一種戰爭，不問它是否發生於政治的意圖下來進行，或僅為奪去敵人的抵抗力而使其應允我任意所提出的媾和條件的意圖之下來進行，總是以打倒敵人為其當面的目的。

第二種戰爭，僅以在敵國境的附近作若干侵略為目的，惟此際這種侵略，亦不問是為佔領侵略地而進行，或是為在媾和之際保障其侵略地而進行。

固然在這兩者之間的種類亦很多，然在此時，此兩種戰爭的努力，常是維持全然相異的性質，到底不能相調和的。第一種戰爭遂行的代表者是拿破崙，第二種戰爭遂行的代表者是腓特烈大王。至關於戰爭本質的見解，係視乎將帥和政治家在戰爭遂行上所抱著真確的信念而定。

五 克氏時代以來戰爭性質的變化

克氏時代以降，在歐西相繼發生普奧、普法、俄土等戰爭，因而促進軍事的進化，尤以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歐洲大戰，因其參戰兵力的龐大，及各種科學兵器的進步與發明，使戰爭的性質起了一大變化。

(1) 總力戰的傾向

歐洲大戰的結果，最顯著的傾向，就是總力戰。高島大佐在他所著【皇戰】一書對於總力戰有如下的定義：「總力戰是對原來的武力戰而言，它係以武力、政治、經濟、思想等之有機的綜合力而戰爭。」

固然，古來的戰爭，並沒有和政治、經濟、思想等分離。克氏說過：「戰爭係用別種手段進行的政治繼續。」拿破崙也說：「政治是我們的命運。」但政略手段先於戰略手段而決定戰爭勝敗的歸趨，亦不乏戰例。

就經濟方面而看：如七年戰爭，係以國庫準備金的有無，來左右戰爭的勝敗。拿破崙亦發表過：「戰爭第一是金錢，第二是金錢，第三還是金錢」的名言。

關於思想戰爭，可舉十字軍、三十年戰爭等為實例吧。

但在這些戰爭上的政治、經濟、思想的影響力，並沒有像在現代戰爭的直接深刻反映於國民的實際生活上。它僅是政府的戰爭，或國家官吏的事業。且那些力量在戰爭目的遂行上，老不注意於綜合的發揮。

高島大佐把總力戰的內容，分類為【武戰，政戰，經戰，心戰，學戰。】誠然，在總力戰上，我們非認識政治、經濟、思想的力量成為戰爭遂行上的重要戰力不可。

還應注意的，所謂備戰的經常化。這是說在戰時要能最迅速而綜合地發揮國家的總力，因此，在平時就有把國家的態勢轉移為這種狀態的必要。至於武力以外的戰力如政治、經濟、思想等，也要在平時建立了有利於我戰時的基礎。這是近來一般的趨勢，各國總是盡其最大的努力來完成國防國家的建設的。

(2) 武力戰本質的變化

(A) 戰場的立體化、全面化

溯自上次歐洲大戰以來，因為飛機的發達，便造成戰場的立體化、全面化。在陸戰上，海戰上如果缺乏空軍力量的參加，便無法制勝。

又用空軍可以一舉摧毀敵國政治軍事經濟的中樞，且有一部份空軍萬能論者，論斷在將來戰爭上，用空軍可以在轉瞬間決定戰爭的勝敗。

可是，今日空軍武力的價值，尚未發展到這個程度，只造成了到開戰之時變後方為前方的狀態，於是便由軍事戰爭，一變為【全民參戰】了。

(B) 陣地縱深的增大與戰鬥的堅韌性

陣地縱深的增大（竟至配置數線於縱深數千公里的陣地上），是由於火力裝備、化學裝備的充實，而使戰鬥愈加堅韌劇烈，導致戰爭的長期持久。在未能以一擊而結束戰爭之二次歐洲大戰，其阻止德軍數度的攻勢，導致綿亙數年的長期戰爭的原因，即為法軍以凡爾登、巴黎為樞軸之堅韌抵抗的賜物。

在這次大戰後，各國為使戰爭在短期間結束，便有機器化部隊的創設。蘇軍曾提倡以此一舉而突破陣地之全縱深的新戰術。

（C）參戰兵力的龐大與戰線的延長

參戰兵力的龐大，也可以看做近代戰的一特色，戰線的無限擴大，正如二次歐洲大戰，包圍延翼競爭達於極點時，便形成北由北海，南至阿爾卑斯山的大戰線。

因此，福根漢對凡爾登戰區所主張的消耗戰略，興登堡的突破包圍戰略等，便相繼應運而起。

（3）政治戰本質的變化

在克氏時代的政治內容，係以外交戰略為主體，憑於巧妙的利用，便可以在折衝樽俎之間，支配戰爭的命運。但在近代的政治內容，正如高島大佐所說，不僅是外交戰略已擴展至政治、經濟、通商、貿易、思想、宣傳等社會生活的全面。尤其是政治與武力，不是各個獨立的存在，而是密切的，有機的關聯而活動著。

（A）國際關係的汎世界化、密切化

克氏時代的國際關係僅限於歐洲的小天地，反之由於現今交通、通訊機關的發達，使世界的距離為之縮短。在國際間投下一石，其波紋立刻蕩漾於全世界。

不獨這樣，國家間的利害衝突，不僅限於國境，且於政治權利、通商貿易、思想宣傳等方面亦互相交錯著，甚至每一方面往往帶著有數國的共同利害關係。於此倘若某一國對某一國開戰，就會突然造成全世界的風雲，不許你局外旁觀的。

（B）戰爭的大企劃化、組織化

戰爭遂行的形式之成為大企劃化（依照企圖的計劃），也是現代戰爭中的一大特色，尤其戰爭入於長期的狀態，這種色彩更為濃厚，即人與物的資源動員，

軍需資材的充實補給，及後方國民生活的安定保障等，都要置於財政、金融、生產、消費、通商、貿易等經濟的統制管理之下。

(C) 思想宣傳組織網的擴充

最後說到思想宣傳組織網的擴充，就中以哲學為背景的學術戰，成為最強力的武器，可以操縱著敵國的人心。

以上係就戰爭性質的主要變化而述，但下舉克氏各篇戰爭理論的原則部份，卻依然不變，尤其熟讀玩味，益覺帶著多少慫恿我們創造新理論的成分。我們從他嘔盡十二年心血的結晶中，領略其崇高遠大的思想，使我們在這個新時代中，非致力於斯戰爭理論的建設不可。